

改革之光报告文学丛书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亳州新貌

对酒当歌

安徽文艺出版社

对酒当歌

本社编

责任编辑：刘明达

摄影：张家柱

封面设计：张至

封面题字：黄书权

对 酒 当 歌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亳州新貌

本社编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插页：4 字数：15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定价：1.60元

ISBN 7—5396—0051—9/I·52



在东门广场新建的“五彩音乐喷泉”,在全省还是第一个。



神医华佗的故居——元化草堂。



古香古色的北门口，神医华佗的塑像就在这里。



新建的淮陵路是豫、皖、苏的交通要道。



华佗纪念馆外景〈又名华祖庵〉。



周成汤之陵



每年节日亳州市民间舞蹈就要演出。这是花戏楼办事处的民舞肘哥在演出。



亳州市第一药材市场一角。



亳州古井酒厂外景一角。



亳州市华佗国药厂的女工们正在包装产品。



亳州外景





这是在曹氏家族墓群——董园二号墓里出土的东汉字砖。



在曹操家族墓群董园一号墓里出土的“银缕玉衣”，是全省的唯一出土文物。



这是曹操地下运兵道，现已发掘整修二千米。

改革之光(代序)

王怀忠

改革的时代，改革的人物，改革的新事，使古城亳州焕发了青春的异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短短八年，曹操、华佗的家乡摘掉了昔日贫穷落后的帽子，谱写了新时代的改革篇章。工农业生产以每年15.5%的速度递增，乡镇企业产值增长28倍，财政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干部职工的人均年收入分别以15%、24%、9%的速度递增。根据本地酿酒、药材、烟叶、卷烟、泡桐、商贸、轻工和丰富的旅游资源等经济优势，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亳州特色的新路子。把这些优势初步概括为两句话，叫做“酒乡药都烟桐地，商业轻工旅游城”。

如今，亳州这个110万人口的城市，到处都有改革的新人新事，就象阳光下的海滩上无数只闪光的贝壳，就象生活的海洋里无数朵晶莹的浪花。这里，我们只不过顺手撷取其中几只，几朵，也许亲爱的读者能从中窥见古城亳州在当代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一斑吧。

改革是四化建设的希望之所在。亳州新时代振兴的原动力在改革。我国古代诗人有“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有蜻蜓站上头”的诗句。我觉得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亳州的干部群众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敏锐而又清醒的头脑投身于改革是恰如其分的。当然，改革的时代是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

代，我们各级领导机关本身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改进。德国诗人歌德曾经说过：“生活的金树常青”。这里我想补充一句：“改革的壮志永存”。置亳州大地改革的沃土之上，承蒙省内文化部门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本市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报告文学集《对酒当歌》一书今日有幸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身在异地它乡的亳州人，关心亳州建设和发展、愿意熟悉和了解亳州近况的国内外友人，请您翻开下面的一页页滚烫激扬的文字吧，它会向您展示新时代改革的希望之光。

亳州是一块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宝地。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上曾三朝建都，是神医华佗、魏武曹操、魏文曹丕、陈思王曹植、道教著名学者陈抟等先哲名流的诞生地。这里的名胜古迹众多，比较著名的有汤陵，牛市孤堆商墓、老祖殿、魏武故里、曹操隐兵道、华祖庵、明王台、花戏楼等数十处，每年都接待不少国内外游人。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富民政策长期不变，这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丽富饶和繁荣。我们真诚地欢迎和期待更多的国内外友人来这里参观、游览和指导。我们真诚地欢迎和期待更多的国内外友人或财团来这里投资和建设。我们愿意为此提供良好的服务。

亳州的未来大有希望。

1987年5月于亳州

目 录

改革之光 (代序)	王怀忠 (1)
搞活了, 亳州	江 流 (1)
对酒当歌	蒋建平 (13)
奉献光明的使者	郝胜利 (28)
悠悠佗乡情	徐 瑛 (41)
他, 希望之火	李纯海 (53)
来自酒乡的报告	郭修文 (63)
来自“五一”劳动奖章的光辉	张光宇 丁鹏举 (76)
笨鸟先飞群鹏展翅	丁鹏举 张光宇 (86)
城在桐花深处	马心铭 (97)
药王传	修功军 (109)
呵, 女人≠弱者	胡亚军 李景彪 (121)
闪光的宝石	易 之 (134)
历史, 在这里加快了步伐	朱卫军 (147)
死神降临之前	马德昭 (159)
悠悠寸草心	任爱丽 (173)
三访花戏楼	白 榕 (181)
亳州掇古	亮 俦 (186)

搞活了，亳州

江 流

午夜。我们开始进入亳州境内。

浩瀚无垠的淮北大平原，已经静静地入睡。这时，只有一片皎洁的月光，象敷粉一般在装饰着这夜幕下的原野。而公路两旁那幽深的林带，使得车子好象是在一条深邃的隧道中穿行。密密匝匝的泡桐，伸出了它们的大手，迎着那素馨的月光，无限爱抚地，把月亮儿高高地捧在它那些大手上。于是，满天的月光，只能从树隙中筛漏下星星点点，象雪花般飞洒在我们的车身上。

我们打开车窗，路侧芍药园中的花香扑鼻而来，那香味中也掺和着满树桐花的一份儿。那些香味，经过月光的浸润，就跟淮北出产的各种名酒一样，属于浓香型。

时值仲春，百花溢香本是很自然的事，但难得她们竟是披“雪”把芳香送入车中来。

幽雅。静谧。皎洁。芬芳。

迷人的淮北大平原之夜。

蓦然间，有人指点着叫我们向窗外看。

透过树隙，我们望见路旁有一片灯火，还听到人声嘈杂。这里叫王大庄，离亳州只有几公里路程了。

王大庄这里的嘈杂声，是什么性质？深夜中这一片灯火，又可与什么景象相比较？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些，请别急，暂且留待下文慢慢分解吧。

访问过了亳州，印象从何说起？首先就说“沟”吧。

近几年，经济、文化方面都涌起一股股新潮。在思想文化领域，人们常常提到一个新鲜的名词——“代沟”。

“代沟”是什么？

一位朋友告诉我：老一代人，喜欢从历史的纵向来比较地看待当前现实；而年轻一代，则喜欢对自己身边的现实状况，跟其它地方作横向的比较。两代人的这一纵一横之间，就形成了“代沟”云云。

这种表述是否确当，姑置不论。总而言之，要说今天的亳州，谁也不会忘记要提到三千年前留下的汤陵，要提三国时代的华佗，要提建安文学中的三曹等等。诸如此类，固然都要把你的触须引向历史的纵深；而如果撇开这些，又从何侈谈要把今天的亳州建成一座旅游城呢？

当前亳州人民的奋斗目标，归纳起来为两句口号，就是要把亳州建成为“酒乡药都烟桐地，轻工商业旅游城”。这雄伟的建设步伐，如果不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所谓“代沟”，并且把它们沟通填平为阳关大道，怎么能全方位、多层次，大踏步地前进呢？所以，新亳州的繁荣，要依靠纵横交错的无数渠道的畅通，却不能容许任何深沟的隔阂。

现在不妨就先从亳州大地上的一条沟说起。从一条沟再说到一个新兴的“金三角”。

远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在亳州城西北三十里的减店集，走来一位哲学家李耳先生。后来这位哲学家被神化成牛鼻子

道人一类人物，于是被传说的口碑封为道教的始祖——太上李老君。这当然纯属无稽之谈。但据亳州的老人们说，当年李耳从河南来到减店时，是拄着一根拐杖来的，他到这里，边跟人说话，一边用拐杖在地上画着，于是地上顿时就出现了一条沟，至今还被称为“拄杖沟”。

这拄杖沟边的减店集，于今就是全国名酒“古井贡酒”酒厂所在地。

这减店集的酿酒历史很悠长，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有四十多家酒坊；在民国十四年，亳州城内也有糟坊五十四家。但解放之后的烟酒政策，是“烟到专区酒到县”，统得死死，一阵风即把私营的酒坊全部砍去。直到一九五九年的七月，才由国家投资，在以往的公兴糟坊的旧址上，重建了一座古井酒厂。在解放后的全国第一届评酒会上，这个厂的产品还远未问世，但在一九六三、一九七九、一九八四年的二、三、四届三次全国评酒会上，这个厂生产的古井酒，每次都是在全国名酒的金榜上题名。作为酒史中的一段佳话，我们今天不妨重新来叙说一段掌故：在一九六三年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上，根据当时在报上公布的名次，古井贡酒是位居贵州茅台之前的。这个评酒名次一公布，还害得当时的有关同志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评。因为贵州茅台酒代表我们的国家，早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了盛誉，现在却公布古井更优于茅台，茅台的地位是下跌了，那么古井的产量又有几何？它在国内市场的流通量都很有限，拿什么到国际市场去创牌子扩大影响？这样，岂不只是片面地把茅台酒所固有的国际声誉，单单降低了吗？

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批评自然也是很有道理的。你古井酒的质量再好，但那点小家子气的区区产